

雪橋詩話三集







辽阳杨钟羲撰集
吴兴刘承干参校

雪橋詩話三集



北京古籍出版社



雷 桥 诗 话 三 集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875印张 384 000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60

ISBN 7-5300-0047-0/K·22

定 价: (精 装) 13.70元

出版说明

近人杨钟羲所著《雪桥诗话》共有四集四十卷，包括他在一九一二年春至一九一三年冬写成的初集十二卷，一九一六年夏写成的续集八卷，一九一九年春写成的三集十二卷，和一九二二年冬写成的余集八卷。写作时间前后将近十一年，篇幅浩繁，内容丰富，共约一百三十余万字。它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大部头纪事体诗话。此书初集、续集点校本已由本社先后刊行，现继续刊行三集。

作者杨钟羲（一八六五—一九四〇），字子琴，又字子勤、梓琴、子晴、芷姓、芷晴，号留垞、雪桥，别号圣遗居士等。其祖籍是辽阳，裔出满洲八旗中的汉姓即以尼堪为姓氏者，后于乾隆年间改隶汉军正黄旗。他原名钟广，二十四岁时才改名钟羲，冠姓杨。他于光绪十二年（一八八五年）乙酉科中举人，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己丑科会试中试，殿试二甲，得「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期间先后任浙江候補知府（司杭州落地捐事兼臬局提调）、署安陆知府、署襄阳知府、江宁知府、淮安知府等。其间前后约有五年时间还曾被历任湖北巡抚、两江总督的满洲大员端方招为幕府。辛亥革命后他退居上海十多年，甘为清遗老而不仕，埋头著述。他的平生力作《雪桥诗话》即写成于这一期间。一九二三年春他应溥仪小朝廷之

召，到北京任「清室」南书房行走。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寇操纵和羽翼下到长春当伪满傀儡皇帝。杨虽屡获其召并未去投靠充任伪官。但他曾担任过约一年半基本上是「遥领」拿干薪的「奉天国立博物馆馆长」。一九四〇年秋他逝世于北京，年七十四岁。

杨钟羲平生著述甚多，其中以这部《雪桥诗话》最为出名，此外还有《圣遗诗集》六卷、《骈体文略》二十九卷、《铁史余习》一卷、《日知荟说酌义》三卷、《留垞杂著》六卷以及自订家史和本年年谱《来室家乘》等等。

现对本书三集主要内容做一介绍：

一、三集与初集、续集相同，荟选录存了贯穿有清一代（间亦有清以前者）许多诗篇，虽然如作者在初集自跋中所云「不足括一代之全」，但他的选取自有其特点，即是所谓「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允详于满洲」。据此，本书中汇集并保存下不少现已罕为世所知的诗作者之佳什隽句，给研究清诗者提供了丰富有益的素材，也扩大了清诗爱好者的鉴赏范围。如二卷录季沧苇《读史有感》诗「用贤须光明，去奸莫逡巡。奈何端生杀，惟窥笑与颦。乃以朝廷爵，因亲即其亲」。将古喻今，愤激实有所蕴。同卷录张萧亭《浒山泝》诗「漠漠渔村雨压扉，湖波不动钓船归。畏人水鸟时惊去，直向寒山影里飞。」作者评为「偶然即目，妙于写生」，信然。又录王恂句「十亩白云松径满，一天凉月竹亭幽」，亦富神韵。三卷录顾侠君句「粼粼锦浪三篙水，撑过溪边无数花」，又载其绝句「鉴湖夹岸是桃花，一曲清波引若耶。衬出越中山色好，山山山半映红霞」，甚清丽可诵。四

卷录费滋衡句「海楼秋易夕，水寺昼长昏」缪湘芷《咏鸛》诗「开笼谁放汝？天外冥腾翥」，王廷初句「渔子当风食，山禽带雨归」，「典琴偿药债，煮菜祭诗神」。又载其他一些无名诗人佳句如「芦花摇雪碍船过，莲叶乱风随雁飞」，「立近晚风迷蛱蝶，坐临秋水乱芙蓉」。以上所选诗篇及断句或浑寓身世之感，或擅长状景写情，皆有可取处。七卷录董东亭《舟行杂咏》诗「堤边霜信柳千丝，暮趁寒潮系缆迟。水鸟群呼掠沙去，满川风叶雨来时」，作者称许之为「妙处雅得渔洋山人诗意」。十卷录黄秀石《芦沟晓行》诗「一水河梁千古月，九州人物五更心」，有苍凉之致。又录方垌《野桃》诗「疏林茅屋动炊烟，早稻初花香满田。柔橹伊哑答人语，一湖秋水卖菱船」，亦饶有风神。十二卷录王孟偶《赊旗店》五古述战乱中老百姓的痛苦诸端，更富深意。限于篇幅，此集中所载隽诗好句于此难于一一例举。这些诗作虽其格调工力高下不尽同，但皆不无可诵处。而所选诸诗的作者或困居末秩为小吏，或潦倒草野为穷书生，还有些是茹苦守志不肯出仕降清的明末遗民，很少有达官显宦，其中大多数皆罕传世，因之本集录而存之就更见可贵。

二、三集论诗及人，或说是论学及人，汇集了不同诗客才人学者清流等各类文化人的一些虽是片片断断的而许多是罕为人所悉的隽语卓见旧闻轶事，有些涉及学术渊源流派，有些涉及某些遗制名作的产生与演变，既饶趣味，又可补史乘（包括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文艺批评和人物传记等）之不足，间亦有些引述可备对流传甚久之谬说正误时参考之用者。

三卷记桐城派古文开山大师方苞为人谦和，曾以所著向后辈征求意见并加修订事，又引李武曾

《论文口号》诗，以历来论诗绝句多，而论文者极少，称许其作。四卷记王士禛题赵怡斋诗事，谓可补渔洋山人集之注释，记沈德潜素食事，又述及顾亭林名著《日知录》稼堂刊本多窜乱事。七卷记欧阳修故居，记诗人黄景仁之早逝情状，又记我国古典小说名著《儒林外史》为阮元所激赏，其作者吴敬梓贫困潦倒，及其逝前诵杜牧诗等事。八卷记天一阁命名缘始，记自黄宗羲而下，万斯同、全祖望、蒋骥庵、黄定文的师承渊源，记纳兰静远指画。九卷记史学大师章学诚修湖北通志时被骗财事，记藏书家黄尧圃每年为「祭书之会」事，记厉鹗所著《南宋院画录》，又记方绩著《屈子正音》，经邓廷桢校订，于离骚字韵颇发新意。十卷记洪稚存未入集之诗。十一卷记龚自珍好赌博而常为人讽为「妙手空空」事，又载《论书绝句》三十首，评述《四库全书总目》、《天禄琳琅提要》等。十二卷记薛福成之父薛湘为令事，等等，均有可采。

三、三集与初集，续集相同，不仅选录了大量有清一代的诗（亦有一些词），而且做为诗话，它对诗家的渊源流派以及学人论诗的不同美学观点也多所荟采论列。

作者论诗推重清初之王士禛等人，而「不甚扬袁、蒋、赵之余波」（语见本书初集缪荃孙序），然而他持论比较公允，而迥非一味入主出奴者。四卷中他对渔洋诗派「妙悟论」的评析，七卷引陆廷枢语为渔洋辨，及四卷引《艺苑杂谈》中赵执信与李玉洲论诗之语，态度皆比较客观。其他如四卷介绍闽中诗派，选载对十二唐诗人（李白、王维、韩愈、李商隐、杜牧等）的鉴评，评述学孟浩然诗者宜有「四虑」，引王秋史咏明李东阳、何景明等人的诗，又引《话诗随笔》评苏李、柏梁、陶潜、

李杜、李贺、苏轼诸诗，五卷记全祖望论述诗派与学派之关系，记厉鹗、惠栋、郑诚斋诸人论诗观点，八卷述虞山诗派论诗才与主法之别，而主张「化学于两家」。十卷考陶潜名句「倾耳无希声」，谓「无希」当系「希无」之误。十一卷引宋张戒语评述苏轼、黄庭坚诗用事押韵之法度，等等，于论诗者皆有可参考处。

四、《雪桥诗话》三集与其他集相同，名为诗话，实为贯串有清一代（间亦及于清以前）的一部涉及许多方面而汇集了丰富材料的掌故之书。正如作者在初集跋中所云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占十之七八。其内容翔实多可采，可以说是一部纪事体诗话。

其中有些论述有助于补充清中叶式微后我国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史。如十二卷记鸦片战争中英侵定海，守将葛云飞等力战牺牲事，十一卷记在该战争中英军侵略宁波事，七卷记八国联军侵华，北京沦陷时，以发现甲骨文名声卓著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偕妻自尽殉难事等。同时十一卷中载《诸将》诗，对于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中一些平时营私残民、腐败不堪，战时畏葸自保、避战逃窜的将领大加讥刺撻伐，于治史者皆有可参考处。

有些论述对在不同程度上为百姓做过好事的清官良吏、直臣正士大为称颂。如四卷记卢焯、白东屏，六卷记蒙古人伊辙布，七卷记巡检夏熙在热河、舒成龙在荆州兴水利事，三卷记彭鹏，四卷记徐士林，六卷记白准泰廉能事，四卷记刘荫枢上疏直言遭贬斥，年已八十仍受命出塞效力事，四卷记谢华峰，六卷记庄念农明察断狱事，等等，于治史者亦皆有可参考处。

在有些论述中作者着重地（有时又是并非出于其本意地）揭示了清代封建政治、社会种种弊端，暴露出重重黑暗面，同时也反映了一些民生疾苦。如二卷指斥「私派」最为民事，谴责各级统兵官营私害民事，又载《哀民》诗深恤百姓之苦。四卷记小京官甚至需借高利贷以逢迎上官之欲事，记乾隆时文字大狱尹元孚一案，引沈德潜诗对蚕妇之苦深致同情，六卷、八卷记科场舞弊诸案，七卷引纪晓岚语揭示所谓「清秘之所」的翰林院黑幕，又记大吏于敏中交接内监营私舞弊事，十卷引王笠舫诗述当时鸦片害民等情，十一卷述淮北盐政之弊等等，皆属于此类记载而各具一定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掌故虽未必有上述几类之重要，但从不同方面也具有某些补史证事、存疑备考以及纠正旧说之作用。如二卷述咸丰皇帝喜赵字，又引他所写诗，诗中自吹自擂而以时政之失尽归于诸臣而切责之，殊为可笑。而这显然是正史、实录之类官书所未载的。三卷例述清初对满汉通婚原无限制，四卷记对直南书房、上书房诸翰墨之臣的优异待遇，七卷记直两书房者朝见皇帝时班且在尚书之上，又记两书房选人之滥，九卷记皇子在上书房读书通常情况，皆是关乎两书房这一接近皇室的枢要之地的有用史料。又六卷记皇帝朱批谕旨之制，记乾隆时刊印昭明文选和四库全书的始末，八卷记刑部秋审、朝审之制，记吏部选郎之严，九卷述八旗诸官学，述盐税法，十卷记考军机章京之制，记军机处道光后才有汉大臣领班，十二卷记所谓「状元宰相」、「状元九卿」诸人，等等，皆有可采。有些记载论述还轶乎清代之外，而上溯两宋、元、明。如八卷考宋江所部的活动地区，十卷述南宋时避讳之例，评介南宋时登科录，十一卷述元代后妃、皇子、皇女无正庶之分，

述元帝后冠服，记明天启时惩处官人之制，等等，亦均有可采者。

五、本集还结合所选之诗，述及各地一些名胜古迹，兼及物产风俗等，可广见闻，而可为方志、游记等载籍补遗之助。

首先，关于北京的这类记载很多。如二卷西苑诗述北海当时情形，三卷记卧佛寺、大觉寺，四卷记宣武门外烂面胡同，记丰台远风台、万泉寺，记北京所产之栳枝花，记梁家园可泛舟，记西山秘魔崖、宝珠洞，记卖冰响盏，记糖炒栗子。五卷记灯节之盛，记中元节放河灯之俗。六卷记万寿山、中南海、北海、香山静宜园以及法海、觉生、华严、慈恩诸寺。六卷记南苑，记重修国子监事，记玉泉山静明园，又引李英《春明纪事诗》志清乾隆时北京风物时俗。七卷记纪晓岚故宅，记环溪别墅（其址在今北京动物园）。八卷记北京冬日凿冰、采煤、烧炕、梦树等情，又引法时帆诗记什刹海、积水潭等。九卷记景山内苏州梨园，引李慈铭诗记碧霞元君祠，十卷记芦沟桥，记香山名产东四墓桃，十一卷记崇效寺，记陶然亭（即江亭），考房山贾岛之故乡，引魏源《海寰杂咏》诗记当时当地情状，记崇祯皇帝生母画相曾先后存于慈寿寺及长椿寺，等等，对从事北京志之考证、研究、著述者均有参考价值，有些材料珍贵罕闻，甚饶兴味，可资谈助。

同时对其他各地的此类记载也不少。如四卷记广西来宾梅树上生「寄生茶」，记保德、河曲之天桥产苔鱼，记山海关，记宝坻县二辽碑，六卷记兰州逢黄河水患时向中下游迅速报警之法（所谓「羊报」），记乾隆皇帝南巡时扬州之新城与旧城，记琉璃河之「倚铁」，七卷记热河东砂石坂

之「黑蝶」，记诏安所产「西施舌」，引《榕城杂咏》诗记其时福州情事，八卷引乾隆时人李友棠《台湾赏番诗》记当时当地情事，记江阴所产陶器「供春」，记东北所产一些鱼类如簪笠鲊、赭鲈、霸鱼等，九卷记泰山碧霞元君祠，记热河避暑山庄「迤近好山水」，记上海水蜜桃，十卷记潮州风俗，引《广西风物》诗记阳朔、平乐等地当时情状，记临潼温泉所产韭黄，记泰山秦篆，十一卷引《津门杂感》诗记天津芥园，记盘山，记华山，记道光间重修郟县苏轼、苏辙祠，记安陆「孟亭」（为纪念唐诗人孟浩然而建者），记太湖茶，十二卷记杭州文澜阁，记金华斗牛之俗，记永春织画，记东莞资福寺，等等，亦可补见闻，增益知识。

知人论事，在给本书以应有评价的同时，还须指出：此集与本书其他集相同，也不时流露出一些显然谬误的观点来。诸如其中有着不少攻击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压迫斗争的记述与诗篇。作者对科技抱着贬抑的态度，甚至连清末洋务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说法都不以为然。对戊戌变法他也抱着保守观点而对其很有保留甚至大加非议。他借明一些遗民的诗及其事迹类比宣扬自己在辛亥革命后坚持当清朝遗老的政治态度，对「天命」（如所称清入关前与明军作战时得「天助」，「屡得风霾之异」等鬼话）、祥瑞、堪舆、灾异、托梦之类迷信愚昧他大事宣扬（但间亦有不以「语怪」为然之处，如一卷记唐实君死时事），对一些愚孝行径，对封建「妇道」（如六卷所引沈蕙玉《自箴》四首），对所谓「节烈」，他也力加倡导。这些事例连同所引的诗真是一堆糟粕，令人难以卒读。但是这也从反面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存在的种种黑暗，虽非出于（甚至是背逆于）作者之本意，客观

上这些记述也未尝无可参考者。在儒学的学术观点上作者基本上是遵循清廷所倡官学的观点，推崇程朱理学，而于清代对程朱理学持异议的著名学者如颜元、李塨等，则时有微词（见四卷、七卷），有失客观，不足取。仅就诗而论，本集中也选录了若干宫廷应景颂圣及官场无聊酬应之作，有些诗动辄几十韵，堆砌空洞，了无意味。以上种种，于此仅予概括言之，类似者尚不少，相信读者自能鉴别，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了。

本集点校审订者系由康奉教授和李宏教授受本社委托而承担，同时周南、黄过二位同志在从事外交工作繁忙之中受托抽暇分担了点校审订工作，北师大中文系刘可兴副教授也在百忙中部分参与了审订工作。点校所据的求恕斋丛书版原本有若干刊误脱漏之处，又缺乏他本对勘，虽多方设法查校，工作中仍难免困难时生。此次刊本中错讹疏漏之处，欢迎读者惠予指教，以便今后补正。

序

古今诗话，皆摘其逸艳，摹其芳馨，而人与时，或不暇论，似公、穀之说春秋，但明一义，无以观其会通。独左氏之传，嬖媿家世，旁连交友，并其时之升降，无所不载。圣遗同年之为此书，有似之者。谈诗而怀国政，念旧俗，系族世，序交游，正得论世知人之旨，非徒博掌故已也。南丰刘氏之为通议，略与之合。然其人自称通隐，而时有恶辞。圣遗以先朝翰林守江宁，有循声，将駸駸向用矣。国变后遁居沪滨，其所交皆遗黎遁叟文行两美之士，不沾屠沽一钱半菽，以卖文自活，于世俗无所诟。境日艱而气大昌，志弥洁而文以芳。故其为书，连猋激清，咨于故实，庾言似讽，正言似诉，质言似箴，文言似骚，灭没于骊黄之中，而翔翥于埃壙之外，一写其忠爱徘徊而已。语副其人，人副其事，以是眇魏晋而晤羲皇可也。予交圣遗三十年，自别京师，又屡见于汉上，不意相从于此，数数过其寓庐，述往事，发愤懣，盖身蹇而情亲，神竒而道合，非世俗之所为交也。尝以名声五百岁相勗，予至今愧不逮其言，而圣遗远矣。爰举左氏义以相况，勿视为摘艳摹芳之书，则圣遗之情见，而古人之情亦无不可见，此说书之旨也。

宣统十一年己未二月二十六日长水金蓉镜

序

止巖居士，苦行人也，外朴內朗，无大过，亦无出入人事。年二十五登朝，不为晚；读书半袁豹，不为愚；口无臧否，不为不至慎；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为不自容；玺书褒勉，上彻天聪，不为不遇；而汶汶暗暗，万事蹉跎，不能有所表襮于当世。尝习为文辞矣，应奉文字，未一当笔，预修典实，程课独勤；分校春秋试，得士逾额而适为同馆所不悦。光绪中叶，异说未起。当途有讲汉学者，居士好古训而不以考据名；有谈道命者，居士颇自爱而不以理学重；有尚经世之务者，居士亦通知国故而不能以笔札唇舌哗世取宠，从吾所好，聊自怡悦而已。乞外十稔，守故官。官制既改，才湮之士，多不次进用。居士录录，不一登殿廷备宣室之问；家世京华，而五陵裘马有伦楚之讥。广场密坐，无耳语，亦无惊人之谈。名士或目为礼俗，达官又病其高简。海内不知有此儒，行省不知有此吏。江南瓦解，以亲老弟废，不忍为东海之蹈。狭庐专室，长物荡然，故人有闵其穷者，束脩之奉，升斗之贷，倚恃为活，至于今兹。仕不争利于朝，隐不争名于市。少爱钞书，不能以院体博辅轩之使，壮习唐法，不能以北碑通篆隶之邨。文章无宗派，吟咏无专攻。佣书之暇，闭户课子。惟日钞撮故事，以为雅谈，冷暖自知，如鱼饮水。承干无似，窃喜能知居士之为人，既为刻雪桥诗话初、二集矣，兹三集成书，复为刊布，以见其避地之久而困学之勤，世有王胜之其人，或能卒读一过也。己未仲冬长至日吴兴刘承干。